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八十

元 陶宗儀 撰

風騷旨格

釋齊己

六詩

一曰大雅

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二曰小雅

天流皓月色池散芰荷香

三曰正風

都來消帝力全不用兵防

四曰變風

當道冷雲和不得滿郊芳草即成空

五曰變大雅

蟬離楚樹鳴猶少葉到嵩山落更多

六曰變小雅

寒禽黏古樹積雪占蒼苔

詩有六義

一曰風

高齊日月方為道動合乾坤始是心

二曰賦

風和日煖方開眼雨潤煙濃不舉頭

三曰比

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

四曰興

水諳彭澤濶山憶武陵深

五曰雅

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

又

遠道攀空鉢深山踏落花

六曰頌

君恩到銅柱蠻款入交州

詩有十體

一曰高古

千般自在無過達一片心閒不奈高

二曰清奇

未曾將一字容易謁諸侯

三曰遠近

已知前古事更給後人看

四曰雙分

船中江上景晚泊早行時

五曰背非

山河終決勝楚漢且橫行

六曰虛無

山寺鐘樓月江城鼓角風

七曰是非

須知項籍劍不及魯陽戈

八曰清潔

大雪路亦宿深山水也齋

九曰覆粧

疊巘供秋望無雲到夕陽

十曰闔門

卷簾黃葉落鎖印子規啼

詩有十勢

獅子返擲勢

離情遍芳草無處不萋萋

猛虎踞林勢

窗前閒詠鴛鴦句壁上時觀獬豸圖

丹鳳銜珠勢

正思浮世事又到古城邊

毒龍顧尾勢

可能有事關心後得似無人識面時

孤鴈失羣勢

詩闕

洪河側掌勢

遊人微動水高岸更生風

龍鳳交吟勢

崑玉已成廊廟器澗松猶是薜蘿身

猛虎投澗勢

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

龍潛巨浸勢

養猿寒嶂疊擎鶴密林疎

鯨吞巨海勢

袖中藏日月掌上握乾坤

詩有二十式

一曰出入

雨漲花爭出雲空月半生

二曰高逸

夜過秋竹寺醉打老僧門

三曰出塵

逍遙非俗趣楊柳謾春風

四曰迴避

鳥正啼隨柳人須入楚山

五曰並行

終夜冥心坐諸峰叫月猿

六曰艱難

覓句如探虎逢知似得仙

七曰達時

高松飄雨雪一室掩香燈

八曰度量

應有冥心者還尋此境來

九曰失時

高秋初雨後夜半亂山中

十曰靜興

古屋無人到殘陽滿地時

十一曰知時

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十二曰暗會

重城不鎖夢每夜自歸山

十三曰直擬

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十四曰返本

又因風雨夜重到古松門

十五曰功勲

馬曾金鏃中身有寶刀痕

十六曰拋擲

琴書留上國風雨出秦關

十七曰背非

山河終決勝楚漢且橫行

十八曰進退

日午遊都市天寒住華山

十九曰禮義

送我杯中酒與君身上衣

二十曰兀坐

自從青草出便不下階行

詩有四十門

一曰皇道

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

二曰始終

養鵬成大鶴種子作高松

三曰悲喜

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

四曰隱顯

道晦金鷄伏時來木馬鳴

五曰惆悵

此別又千里少年能幾時

六曰道情

誰來看山寺自是掃松門

七曰得意

此生還自喜餘事不相侵

八曰背時

白髮無心鑷青山得意多

九曰正風

一春能幾日無雨亦多風

十曰返顧

遠憶諸峰頂曾棲此性靈

十一曰亂道

苦雨漲秋濤狂風翻野燒

十二曰抱直

須知三尺劍只為不平人

十三曰世情

要路爭先進閒門肯暫過

十四曰康救

傍人皆默語當路好隄防

十五曰貞孝

無家空託墓主祭不從人

十六曰薄情

君恩秋後葉日夕向人疎

十七曰忠正

敢將心為主豈懼語從人

十八曰相成

怪得登科晚須逢聖主知

十九曰嗟歎

淚流襟上血髮變鏡中絲

二十曰俟時

明主未巡狩白頭猶釣魚

二十一曰清苦

在處人投卷移居雨著衣

二十二曰騷愁

已難消永夜況復聽秋霖

二十三曰瞋惡

欲起游方興重來遠塔行

二十四曰想像

溪霞流火色松月照鑪光

二十五曰志氣

未拋先達路難作便歸人

二十六曰雙擬

瞑目瞑心坐花開花落時

二十七曰向時

黑壤生紅朮黃猿領白兒

二十八曰傷心

六國空流血孤祠掩落花

二十九曰監戒

因思後庭曲懶上景陽樓

三十曰神仙

一為嵩岳客幾喪洛陽人

三十一曰破除

大都時到此不是世無情

三十二曰蹇蹇

氣蒸垂柳重寒勒牡丹遲

三十三曰鬼怪

山魃隔窗舞鵬鳥入簾飛

三十四曰紕繆

日落月未上鳥棲人獨行

三十五曰世變

如何人少重都為帶寒開

三十六曰風雅

日落無行客天寒有去鴻

三十七曰嗟歎

拭淚沾襟血梳頭滿面絲

三十八曰是非

須知項籍劍不及魯陽戈

三十九曰禮義

送我杯中酒與君身上衣

四十曰清潔

大雪路亦宿深山水也齋

詩有六斷

一曰合題

可憐半夜嬋娟月正對五侯殘酒卮

二曰背題

尋常風雨夜應有鬼神看

三曰即事

翻嫌易水上細碎動離魂

四曰因起

閒尋古廊畫記得列仙名

五曰不盡意

此心只在相逢說時復登樓看遠山

六曰取時

西風起邊鴈一一向瀟湘

詩有三格

一曰上格用意

那堪懷遠道猶自上高樓

又

九江有浪船難濟三峽無猿客自愁

二曰中格用氣

直饒人買去還向柳邊栽

又

四海魚龍精鬼冷三山鸞鳳骨毛寒

三曰下格用事

片石猶臨水無人把釣竿

又

一輪湘渚月萬古獨醒人

韻語陽秋 葛立方

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駿誰翦剔是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

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屨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懷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古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

物也

杜甫觀安西兵過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

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泛江詩云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故杜兩言之與淵明所謂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

意

退之贈崔立之前後各一篇皆譏其詩文易得前詩曰
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後詩曰文如翻水
成初不用意為二詩皆數十韻豈非欲銜博於易語言
之人乎前詩曰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後
詩曰每每遺我書竟歲無差池有以知崔於韓情義之
篤如此也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日

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
羣賢齊洪績之類恐不足為後人之法也

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迕
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烟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水
不生烟荒崗筠翳石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寂寥
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故白樂
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
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却遜韋郎五字詩孟郊詩楚山相

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太行橫偃
脊百里芳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一點俗韻然其他
篇章似此處絕少也李觀評其詩云高處在古無上平
處下觀二謝許之亦太甚矣東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
不償勞又似食螭蟻竟日嚼空螯貶之亦太甚矣

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已而赴漳南幕余曾祖通議
贈之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哲科新試碧雞才且依仲
寶蓮花幕更下溫郎玉鏡臺可謂佳句矣韓退之送陸

暢詩云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
士羣鳴鸞桂樹間觀者何繽紛此二詩事相類而語皆
奇也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
錢珣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珣所作者余初未
知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
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鷓鴣忽相隨鴈雪新晴栢子殿
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云紫微晴雪帶

恩光遶仗偏隨鷓鴣驚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
飛香二詩皆珣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
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王仲至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句老杜仇
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耶

韋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
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李儋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
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二詩意頗相類然應物未

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
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遠
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
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
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為馬
悞矣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

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李九赴越云鏡水若所憶蓴羹子舊使人以為疑余考地理志漢吳縣隸今會稽郡則以鱸魚作越上亦無傷也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殆非悠悠者可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已詩而東坡亦不深

許魯直為無已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已乃謂人言我語
勝黃語何耶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之句非親
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耻搖尾皇恩寬
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
多病在家希貧為客多之實也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
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銜七殿起雨拂九

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
秋堂入閒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
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蓋少府
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題
王季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羣岫半景東鄰照
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帙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
不及起遠甚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

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賓秩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郊為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葑蔚郊往來其間曹務都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辱直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璿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

何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是筆誤爾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慶畢顧與親恩通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為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馮文罽詩云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白樂天詩多說別花如紫微花詩云除却微之見應愛

世間少有別花人薔薇花詩云移他到此須為主不別
花人莫使看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謂別花人未
之見也鮑溶作仙檀花詩寄袁德師侍御有欲求御史
更分別之句豈謂是耶

元微之謫通州白樂天有詩云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
沙頭始賣魚後人有東南行云亥日饒蝦蟇寅年足虎
驅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為市山谷亦有魚收亥日妻到
市之句

凡物皆可占非特著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禍福者莫知其所自余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耶大涅槃經云不以爪鏡芝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則鏡能占卜信矣擣菰用博齒五枚如銀杏狀各上黑下白內取二色刻為犢其背刻為雉故李翱五木經云擣菰五木黑白判厥二作雉背作牛是也以盧白雉犢四為王采取其全它八采為𤑔者惡其駁也按前史三擲三盧如慕容寶

五擲五盧如李安人王思政之擲印為盧劉裕之喝盧
勝雉皆以為前途富貴之先兆卒之其應如響亦可謂
異矣鄭谷詩云能消永日是擣菹坑塹由來似宦塗兩
擲未離擣掘內坐中何惜為呼盧然盧可呼而得官可
倖而致乎觀谷此言似未知安時處順者

楚詞云篋箠象碁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遞相迫些王逸
謂投六箸行六碁故謂之六博言以篋路作箸象牙為
碁也而楚詞補注乃引列子擊博樓上謂擊打也如今

之雙陸棊也予謂雙陸之制初不用棊俱以黑白小棒槌每邊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兩隻擲之依點數行因有客主相擊之法故趙搏雙陸詩云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鬪今六博既行六棊則非雙陸明矣

帝王世紀及逸士傳載帝堯之時天下太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於康衢其詞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初不知壤為何物因

觀藝經云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

韓退之於崔立之厚矣立之所厚於退之者宜如何然集中所答三詩皆未有慰薦之意何邪其曰幾欲犯顏出薦口氣象硯末可攀又云東馬嚴徐已奮飛枚臯即召窮且忍知識當要路正賴汲引隱情惜已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例喝狀元
莫知其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嘗作詩曰春來無
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
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舊矣鄭谷趙昌翰榜第
八名也

秦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
與問諸天深為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
貢舉嘗有詩贈之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

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容責座主歸過於已門生歸命於天俱一世之賢也

文闡有挾書傳義之禁舊矣竊怪李揆為考官大陳經史於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為考官開門徹棘令學者自便如此則真賢實能孰辨耶予知其故矣蓋自唐以來主司重素望故文場一啟而投卷紛然舉子之升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奚為哉朝向公卿說暮向

公卿說誰謂黃鍾管化為君子舌此孟郊有祈於知己也而呂渭取之擬動如浮海凡言似課詩終身事知己此後復何為此杜荀鶴有祈於知己也而裴頠取之砌下芝蘭新滿徑門前桃李舊垂陰却應回念江邊草放出春烟一寸心此鄭谷有祈於知己也而柳玘取之舉子祈之於前主司錄之於後公論何在乎長慶初錢徽為考官取鄭明等三十三人以所取不當再命白居易試孤竹管賦試者皆不知本事遂落十一人而錢徽貶江

州刺史當時詔書以謂浮薄之徒扇為朋黨干撓主司
每歲策名無不先定則陳書徹棘之舉殆無足怪也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
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所謂鶯兒黃似酒是
也有以白為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卮是也有以碧
為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醕新酒是也有以紅為貴者李
賀所謂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
紅酒其色殆類胭脂酉陽雜俎載賈璿家蒼頭能別水

常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爬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為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也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況其味乎東坡所謂豆莢圓且小槐牙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贈君木魚三十尾中有鶯黃子魚子者樓筍也是二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時去鄉已十五年思巢菜而不可得會巢元修自蜀來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樓筍酢浸蜜漬可致千里外嘗以餉殊長老則此二物

之珍可知矣蒟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蒟醬流味是也
苞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飯兼苞蘆是也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所獲者也杜子美
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
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
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
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

杜之貧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

白樂天號為知理者而於仕宦升沉之際悲喜輒係之
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紫禁
歸暮出青門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應無
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馬為忠州刺史未為超
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又云
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及被
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

魚還動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觀此數詩是未能忘情
於仕宦者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
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
作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羹自
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
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告之以
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

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王勃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奉臣劔已三奔則不為無
意於功名者夢游仙詩云乘月披金枝二星解瓊珮則
不為無意於神仙者是以登牛頭山而思武侯之功宿
仙居觀而思霓衣之侶也又觀述云擬古詩云僕生二
十祀有志十數年下策圖富貴上策懷神仙而二志竟
不遂可勝歎哉

王維因鼓鼙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畫思入神山

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以為天機所到而集中無畫詩
豈非藝成而下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娛貴主以畫而奉
崔圓而不欲言耶

藝苑雌黃

嚴有翼

金錯刀

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
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
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
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
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

退之潭州泊船聞道松醪賤何須恹錯刀皆謂是也或
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金錯環恐與王莽
所鑄錯刀又別

豪句

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驟雨
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
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敏若橘林文
中詠雪有燕南雪花大於掌冰柱懸簷一千丈之語豪

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
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
何如秦少游秋日絕句云連卷雌蜺挂西樓逐雨追晴
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亦豪
而工矣

燕幕

吳公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
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

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玄燕之巢幕丘希
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
不亦惑乎益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
無謂謝宣遠九月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
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
魚

以宰為命

王儉少年以宰為命嘗有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

周又字其子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毗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為之後官亦至侍中

最善下字

予與翁行可同舟汴汴因談及詩行可云王介甫最善下字如荒墟暗鷄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長挾貴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萸凌風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已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

金匱要略卷八
度微明其用挾字正與王介甫前一聯同

河豚

河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淪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故聖俞詩云炮煎苟失所入喉為鏹鉶則其毒可知

草詞

張子野過和靖隱居有詩一聯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煙雨詞亡草自青注云先生常著春草曲有滿地和煙雨

之語今亡其全篇余按楊元素本事曲有點絳唇一闋
乃和靖草詞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為主餘花落處
滿地和煙雨又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
北東西路此詞甚工子野乃不見其全篇何也

奪胎換骨

前輩云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玄元廟
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秋風折鴈行亦以鴈行對龍袞
然語中的其親切過于本詩茲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

則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暑
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起長
楊高樹秋之句耳蘇子云峽東滄淵深貯月巖排紅樹
巧粧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東滄江起巖排石樹
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也

譚苑醍醐

闕名

總論

蕭穎士曰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
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
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
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
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寔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
最正蕭之所取此可以知其所養矣

庾詩

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

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猛燭

魏明帝樂府畫作不停手猛燭繼望舒晉庾闡藏闍賦
督猛炬以增明從因朗而心隔猛炬猛燭蓋炬燭大炬
也周禮所謂墳燭楚辭所云懸火也杜詩銅盤燒蠟光
吐日其猛蠟乎

亭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

有餘映謂日昃也

斗音

古文易日中見斗斗音主鄭玄注詩酌以大斗斗亦音
主儀禮司宮設罍於洗東有枓釋之枓音主注枓斟水
器也律歷志聚于斗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
且糞長我禾黍

古歌詞

古歌詞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谷

生再鳴五谷熟今文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韻難讀

古諺

左傳脣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脣揭齒寒揭與寒叶韻

翻案

謝靈運詩曉聞夕颺急晚見朝日暎此語殊有變互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颺即杜子美之喬木易高風

也晚見朝日倒景反照也孟郊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
上生高峯夕駐景深谷夜先明皆自謝詩翻出

晉齊

孟喜易晉作齊陸德明云齊子西切義同蓋音躋躋亦
晉也故知義同春秋齊師遷紀邢邵邵子移反文選
弦高犒晉師注引呂氏春秋秦將伐鄭賈人弦高遇之
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
侯暗之道也迷惑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

名按暗部同字從邑為是從日傳寫誤也古但作晉而音子西反與易春秋合

顏謝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勅擬北上篇延之受詔即成靈運久而方就遲速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竹林詩評

闕名

韋孟四言誹而不亂小雅之流風也

蘇武之作稱為高古非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和
更無可喻之

張衡四愁遙衷耿慕猶風騷之遺韻也

趙壹傷彼時二首載於史傳詩家之賈誼乎

曹子建之作亦正亦變駸駸乎大雅之製焉

王粲之作如梗枏杞梓輪囷離奇夫豈細材哉

劉楨之作朗潤清越如擬金考石故宜稱於建安

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
潔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隘乎彼
者耶

二陸之作辭氣重厚有館閣之體盛唐諸家應制多出
此

顏延年之作如般般之獸白質黑章旼旼穆穆君子之
態

鮑照之作如珊瑚琅玕木難火齊弗資鏤琢而自足偉觀至乃詩家以太白方其俊逸豈小小哉

謝朓之作如西山清曉霏藍翕黛之中時有爽氣

王融作遊仙詩如金莖百尺仙掌銅盤集沆瀣於中天倚清寒而獨矯也

沈約范雲之作如閭闔踈鐘建章清漏不棘不舒有節有度

江淹清婉秀麗才思有餘雜擬之作如李札聘魯四代

之樂並歌于庭非天下之至聰其孰能喻

丘遲之作如琪樹玲瓏金芝布濩九霄春露三島秋雲
何遜之作不費氣力如庖丁解牛風成於騁然

陰鏗之作體用兼優神采融澈辭精意切名之弗浮也
徐陵之作如魚油龍鬚列堦明霞輝燿丰茸之采溢目
非頓載之室詎得見此

庾信之作如玉臺九成瓊樓數仞規模崇麗氣象清新
步虛諸什並懸絕塵境

虞世南之作如高山樛杗具蒼佩華纓廊廟之容也李百
藥陳叔達楊師道實可與分庭抗禮者焉

阮籍之作如剡溪雪夜孤棹沿流乘興而來興盡而已
也

謝靈運之作森蔚瑰瑋而鋪叙紛縟處似急就篇

謝氏詩源 闕名

昔有姜氏與鄰人文冑通殷勤文冑以百鍊水晶針一函遺姜氏姜氏啟履箱取連理線貫雙針結同心花以荅之故定情篇曰素縷連雙針

博物志云上芝為車馬故樂府云芝為車

堂北曰背堂南曰襟故陸士衡詩曰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言前後皆樹庶冀其忘也

宋遷寄試鶯詩有云誓成烏鰓墨人似楚山雲人多不

解烏鰂義南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取墨書契以給
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巾內解茶葉人與
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而詰其所從來茅君曰此蓬
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葢服之
不飢謝幼貞詩曰摘寶文之初葢拾穆陀之墜葉

漢有女子舒襟為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羣通嘗寄羣
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荅曰正欲

汝知心內苦故後世子夜歌有見蓮不分明等語皆祖其意

杜康造酒因名酒曰杜康故魏武短歌行曰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近有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憐玉笋相競採金鹽人多不解金鹽二字余近讀煮石經云五加皮一名金鹽始知玉笋金鹽對極妙而初不合掌

灼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絹帕裹紅淚

寄之後姚鵲有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楓葉淚俱紅
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
廕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袁瓘為施廕作古硯歌中有句云青州熟鉄不足數衛
公結隣差可方古有青州熟鉄硯甚發墨

李夫人着繡襦作合歡廣袖故羽林郎曰廣袖合歡襦
金母召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驚波
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鸚鵡杓杯乾則杓自挹欲

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鸕鷀杓鸚鵡杯非指廣南海
螺杯杓也

姑蘇城中皮日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有
二鶴在其地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青楓橋東化為
鳳凰飛入雲際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詩曰不如雙白
鶴對舞石橋邊謝侍郎詩曰願作江頭雙鳳凰奮飛直
向青雲裏是一事

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即火樹中花光明如

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有本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洩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寶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臥床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實皆銀也

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啟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懸繭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每言能

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
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故子美詩曰翻身
向天仰射雲

輕雲鬢髮甚長每梳頭立于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
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肩以珠翠飾之
謂之流蘇髻于是富家女子多以青絲效其制亦自可
觀

潛溪詩眼

范溫

櫻桃詩

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
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此詩如禪家所謂信
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
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霑門下省
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道麗韓退之有賜櫻桃詩

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
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轉賜出青冥
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
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慙汗仰皇局
蓋學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跡排比對偶
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
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橄欖詩

東坡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氣味
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
蜜十分甜范景仁言橄欖木高

大難采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所以有落紅鹽之語
南人誇橄欖北人誇棗

都梁香

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云氎氎
五木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
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香賦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

本事詩 孟榮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
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
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
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
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
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

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
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
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
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
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間者無不感歎仍與
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
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
老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為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承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憤痛成疾因為詩寫以縑素厚賂閹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承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

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時載初
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
妻纖白明媚王一見注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
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
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
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
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
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
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
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
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
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
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

止可觀進趨淹雅滔自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為詩問
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
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
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著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
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
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顧況在洛乘閒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
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脚題一片葉寄

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
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
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人於苑中尋春又於葉上
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

夫州名

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嫻

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
留餞於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

至韓為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
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潸然淚下隨言韓令
更衣待命席上為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
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
妓與百繚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
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韓翃少員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
時名士然而華門圭竇室唯四壁隣有李將

失名妓柳氏

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
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即蕭然良久聞客
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
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
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
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
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
以死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

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
事夫子能盡其操即長揖而去韓追讓之不顧怏然自疑
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
成名後數年溜青節度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
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不果迓因
以良金置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
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
答詩曰楊柳枝芳非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

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為尼居佛寺後翺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為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翺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邪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包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為之雪涕

是日臨淄大校置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
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
韓具話之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
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致之座人皆激贊韓不
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趨沙吒利
之第會吒利已出即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
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札示之披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
即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歎時吒利初立功

代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閤座同見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為也而俊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却歸韓翃後事罷閒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為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為惡詩韓邑邑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

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
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
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
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
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
又賀曰此非員外詩邪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
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復為汴職以下開成
中余罷梧州有大梁風將趙唯為嶺外刺史年將九十

矣耳目不衰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構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為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

年猶在席目張悵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鄺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介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

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大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
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
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
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曰特甚張大
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
來色最深今日滿闌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
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

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髮髻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
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閨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
贈之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名有
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請一見特
說延之不敢辭盛粧而往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
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
罷坐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為詩兩篇投獻明日

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
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
窓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祇
應偏照兩人心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
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
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
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人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

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
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
情而入崔亦睇盼而歸嗣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
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牆如故而已鎖扃之因
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
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
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
崔護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

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
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
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
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
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
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
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
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
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
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
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
言李嶠真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
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

看花回立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
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
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為
累奈何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其自叙云貞元二十一
年春余為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
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
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
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主客郎中重遊立都蕩然

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
以俟後再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
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
來

元相公稹為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其序
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曾為觥錄事嘗於竇少府廳
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
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

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
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識問其前銜即
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
一樽艤舟請余同載余不違其意與之盡歡徧問座隅
山水則褒女所奔走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
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
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積漸識平生故
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同榻坐兼共榜一作船行

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堪深淺酌貪愴古今情
邈迤七盤路陂陀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
一種埋幽石老閒千載名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
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為楊
柳枝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
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
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

命取永豐柳兩株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太和末敕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為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芻雲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
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
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
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
座上即改為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
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

稱歎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
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
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馬曲曰姑蘇臺上烏
棲時吳王宮裡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欲銜半
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
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啼
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
女碧紗如煙隔窓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

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以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何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蕪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

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於後
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
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
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
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
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畧不停綴
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道利鳳跄龍駕律度對屬無
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

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
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
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
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
所贈二十韻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
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
號為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

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
其立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
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
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
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杜為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閒居聲伎豪華為
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
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

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
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
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
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
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
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
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
為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

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後又題詩曰舫船一棹百分
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髻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
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
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
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
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益以之問患齒疾口

常臭故也之間終身慚憤

吳武陵有文筆才而強悍激訐為人所畏嘗為部內刺史賊罪狼籍敕令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颺風高下視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踈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

醇酣且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
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
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為海燕詩以致意
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祇見玉堂開
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
終退斥

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時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

在選怨憤尤極遂於庭內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
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由
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避故卒不得第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
復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箠之五子不堪
其苦哭於其葬所母忽於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
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

有隔相見永無因
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
黃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
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
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
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敕李氏杖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為詩曰鷲嶺鬱宮堯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分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邪之問答曰弟子業

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剡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水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為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追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二人者函首

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

十餘乃卒

出趙魯遊南嶽記

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

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為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鑪中石罌將以困之其首唱曰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

脰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足成之
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仍於蚯蚓竅
更作蒼蠅聲狀罌之聲既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題
皆大驚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人異
且畏之咸避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禎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
慈恩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
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

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
裡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
若符契友朋之道不其至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
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
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
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
四遣人邀問即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遷刑部

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徵咎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為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邁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牘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

悟其自識也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為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為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為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疎遶臺榭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歿郴守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安皆符所命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
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
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塵闊隔千里兮
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為然及見希逸希逸對
曰延之詩云生為長相思歿為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
邪帝拊掌竟日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
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酬之

曰索頭連背暖漫褰畏肚寒祗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
太宗聞之而笑曰詢此嘲曾不畏皇后邪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
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
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
短度箭蜀馬臨高蹕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然逢
着賊騎猪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
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

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
請賦葦字元一立嘲曰裹頭極草草掠髻不葦葦未見
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
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
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
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
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

掌大笑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
白曰欽篇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
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
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
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
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

沈佺期會以罪謫遇恩官還秩朱紱未復嘗內宴羣臣

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迴波
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
緋中宗即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為御史中丞賜紫是時
佩魚須有特恩內宴中宗命羣臣撰詞曰臺中鼠子直
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暗汚張五還來齧帶報
韓三莫浪語其王相大家必欲賜金龜賣卻猫兒相報
上中宗亦以緋魚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之如嚴

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
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
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鴝盤茶安有人不畏
鴝盤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
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
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
賜之

續本事詩 聶奉先

市語

今時市語答人真實事則稱見來此語蓋已久矣坡贈黃山人詩云面頰照人元自白眉毛覆眼見來烏以此

甘露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鐵鎖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

禁酒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今吾謫嶺南萬戶酒家有一婢昔嘗為酒肆頗能伺候多煖自今當不乏酒可以日飲之何其公禁酒國矣

軟紅

前輩戲云有西湖風月不如東洛軟紅香塵之語故東坡和錢穆公蔣穎叔從駕景靈宮詩云半白不嗟垂項髮軟紅猶戀屬車塵

水廳

水廳事見因話錄云歐陽有詩云獨宿水廳夢帝闕

紅麴酒

余疑李賀云酒滴珍珠紅夏彥剛云江南人造紅麴酒

葡萄酒

白樂天云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葡萄酒謂太原出葡萄酒
也然此乃律詩用平聲讀則太不調用仄聲讀則近俗
耳

芡實

京師茨實最盛於會靈觀之凝祥池故文忠詩曰凝祥池鎖會靈觀滯留江海得加餐僕射坡在鄭州世亦稱其茨實也

醑醑

醑醑本酒名也新開花本以其顏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所以有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又云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

詩媒

詩云白藕作花風已愁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
飛急去作西窓一夜秋此趙璘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隣
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乃二十八字媒
也

海棠

東坡謫黃州居於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而獨有海棠
一株士人不知貴東坡為作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
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為得意詩也

筆管詩

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粗於常筆刻從軍行人
馬毛髮亭臺山水無不精絕判兩句曰亭前琪樹已堪
攀塞北征人尚未還

白鴈

北方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乃來白鴈至則霜降河
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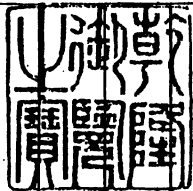
簿尉

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贈
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
寄小姪阿宜詩云叅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中
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叅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
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槐黃

俗云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
唐詩人翁承贊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

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乃知俗語亦有
所自也



說郭卷八十